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I



命運磨難 · 離鄉求生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吳李玉哥牢牢握住獨子兆賢的手，
回頭時，媳婦兒和出嫁的女兒們，遠遠站在岸邊揮手送行，
在她們身後輝映著的是吳李玉哥近五十年從沒踏出過的母土——楓亭鎮。
對於這片再也熟悉不過的景物，
吳李玉哥看了又看，瞄了又瞄，嘴裡還不忘唸著：
「等大陸境內的戰事結束、政局都穩定，
咱兒們帶去的銀兩也順利在台灣投資發財了，就速速回來……
不礙事的，只是數把個月而已……數把個月而已……。」



1960年3月，在台北市新生報新聞大樓所舉辦的「吳李玉哥個展」，會場角落不時傳來驚嘆聲。

一九六〇的驚嘆

「這畫兒好有意思！不管人物大小比例、也不論景物立不立體，想到什麼就畫什麼，紅的、綠的、黃的，把幅畫兒襯托得好不熱鬧。」「是啊，看起來就像是孩子畫的。」「……咦？不對不對……哪是小娃兒畫的！你瞧！是個大人，而且還是上了六十一歲（依據當時報章參考）、名叫吳李玉哥的老婆婆畫的。」「這……大人畫得像小孩似的，能算是藝術嗎？！這也能展覽嗎？！」

會場角落不時傳來驚嘆聲的這場畫展，正是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一日至十三日，於台北市新生報新聞大樓所舉辦的「吳李玉哥個展」。

不僅展示的六十幅彩畫引來風格論的探討，就連最基本的作畫者吳李玉哥的相關事蹟，在這場個展之前，知曉者也是寥寥無幾。儘管如

此，這位名不見經傳，既無誇口的師承人脈、亦無顯赫得獎記錄的吳李玉哥，卻有《台灣新生報》、《民族晚報》、《自立晚報》為她的初登畫壇，大肆報導。更令人矚目的是，當時高掛在會場入口處的讚辭，竟是由時任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、監察院長于右任、總統府資政長賈景德等人，為她聯名題字的！

這篇讚辭稱許吳李玉哥的畫作是「頗合我國古典派又暗合近代野獸立體派筆力充厚富有生命線條」。而各報的標題則為吳李玉哥冠上「中國的摩西（婆婆）（安娜·瑪麗·羅勃森·摩西，Anna Mary Robertson Moses, 1860-1961）」、「祖母畫家」、「無師自通女畫家」等等封號。報導者墨蘭更是形容吳李玉哥的繪畫與兒童畫有著一脈相通之處，「例如那弧形相接的山丘，一叢叢的花草，『積木』般砌成的房屋，如小丑滑稽而生動的人



吳李玉哥 | 仙公廟 | 1960 | 紙·蠟筆 | 39×55公分



吳李玉哥 | 海灘 | 1960 | 紙·油彩 | 76×108公分



吳李玉哥 | 捕魚 | 1960 | 紙·油彩 | 75×100公分



吳李玉哥 | 農家樂 | 1960 | 紙·油彩 | 75×100公分



吳李玉哥 | 楓亭天主堂 | 1960 | 紙·油彩 | 75×100公分

物，都有著若『樣式化』時期與非視覺型的兒童畫般的有趣；不受傳統形式法則與固定觀念所束縛的表現方式，令人由心底深處泛起會心的微笑；她以紅、黃、藍、綠，單純而強烈的原色表現出東方民族宗教的色彩特色；「因為她能以菩薩般慈悲的心腸，敏銳地感受大自然，喚起我們對一花、一草、一木、一石，嚴肅而愛戴的感情，就如自己初來到這世界時一樣地沒有一絲庸俗的意念。」

既非童齡、又非專業，吳李玉哥卻能一展赤子之心，擄獲觀畫者的目光，更不由地引來于右任、馬壽華、何鐵華、張義雄、劉其偉等等台灣藝術界舉足輕重者的欣賞，視其畫作上可溯中國敦煌壁畫、下可接西方近代前衛藝術。究竟這位人們口中的「祖母畫家」——吳李玉哥，是個擁有如何背景的創作者呢？

避難來台

吳李玉哥生於清光緒二十七年、西元一九〇一年的農曆一月五日。故鄉是福建省莆田市仙遊縣楓亭鎮。父親李珍生、母親朱明哥，吳李玉哥是家中的獨生女。李家世代從事布坊的染印業，兼營龍眼、花生等等農作物的栽種與買賣。由於歷代家業有成，累積不少財富與土地。父親李珍生曾擔任李家的族長，深獲族人的敬重，若遇事難以排解，定找他出面仲裁。

身處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的傳統價值觀下，吳李玉哥自幼並未進入私塾或學堂就讀，印象中數度由祖父帶到鎮上的天主教堂，跟著神父、修女唱歌、識字，聽一聽他們口中的《聖經》教誨，就算是她幼時的啟蒙教育了。八歲起，吳李玉哥和家鄉的女子一般，開始學習女紅，在一針一線的瑰麗刺繡圖樣中，穿串起胸中的思緒，記錄下生活的點滴。

一九一七年經由媒妁之言，吳李玉哥以招贅的方式，與當地青年吳瑞祥成親。結婚的頭二十年間，吳李玉哥陸續產下四女六男。照理說應是貴有子嗣，旺族有望的氣運，但是前四個男孩都活不過十歲便夭折。到了第五個男孩吳兆麟，在家族殷切的期盼下，總算是健康成長。父母自幼便為兆麟訂親，領養小女娃王美元

作為家中的童養媳，希望性情融洽、青梅竹馬的兩個人，成年後可以快快成親，順利為李家傳宗接代。無奈事與願違，吳兆麟十六歲時，因為一場急病，驟然去世。這使得肩負延續家族命脈重任的吳李玉哥，在面對一連串痛失愛子的遭遇之後，對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日出生的六男吳兆賢，更是呵護備至。

可惱的是，命運之神對於吳李玉哥的考驗，一點兒也不鬆手。

早在六男兆賢出生的前一年、一九三七年，中日戰爭已正式開打，而且兩年間武漢、北平、天津陸續淪陷。位居福建省出海要塞的楓亭鎮，深受戰局之變，人心動盪。一九四三年雖有中、英、美發布「開羅宣言」，但是中國境內的日軍依然發動猛烈的攻擊。一天日本軍機突然壓境、盤據楓亭鎮上空，就在鎮民們舉頭張望的瞬間，日軍毫不來由地投下炸彈。一時之間，火舌四竄、煙硝瀰漫，哭聲驚叫聲響遍。

前一秒還在屋內作活兒的吳李玉哥，只聽到屋外傳來陣陣巨響，隨即感到屋內劇烈搖晃。還沒回過神的當兒，耳邊傳來夫婿吳瑞祥的叫喊：「快、快、快牽著孩子跑」。吳李玉哥心一慌，攬了眼前看得到的孩子，便提步往門口衝。「兒子、兒子兆賢呢？」吳李玉哥揪著心、驚惶地四處張望，一抬頭才看到兆賢已被



先生緊緊抱在身上，從先生的後肩露出顆小頭來。「都在，都在。」夫婿吳瑞祥轉向吳李玉哥，向她點了點頭。心是寬下了，但是腳下的步伐可停不得。吳李玉哥一家人走走歇歇連夜趕出鎮，直奔離家十里外的農村避難。

這一劫，算是躲過了。

但是誰也想不到的是，就在同一年，夫婿吳瑞祥竟因染上風寒，數日間高燒不退，以致病亡。一夕之間成為寡婦的吳李玉哥，面對眼前四個女兒、兆麟的媳婦兒以及五歲多的獨子，連個放聲大哭的處境也沒有。每天眼一睜，就是一家七口人的衣食，哪容得她哭哭啼啼。就算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，中國打贏戰爭的捷訊



傳來，但是民生物資的短缺、幣制紊亂帶來的通貨膨脹，也只是更加重吳李玉哥肩上的擔子罷了。

下田去吧！種些番薯、大豆、花生，收成的農作物一方面拿到市集掙點錢，一方面拿回家中當餐餚。拾起針線吧！繡點兒花、縫點兒衣，完成的刺繡品一方面賣給街坊鄰居，一方面還可為家人添衣換裳，點綴些好心情。

生活上的衣食，在吳李玉哥辛勤的工作下，總算有了著落，但是每每當她放下手邊的活兒，思量未來的路子時，耳畔總會響起數年前一位算命仙跟她說過的話：獨子兆賢命運多舛，恐難長壽。「這要如何是好？」吳李玉哥不斷自付著。加上鎮上流傳：共產黨軍即將翻過山頭，

近日內準備抄山間小路，包圍楓亭鎮。這番耳語更是讓吳李玉哥坐立難安。

一天，家裡來了遠房親戚鍾先生。戰後數年間，他因經商的關係，經常往返台灣和大陸，對台灣的狀況了解不少。聽了鍾先生對於台灣社會的種種描述，吳李玉哥彷彿受到鼓勵般，決定帶著獨子兆賢，渡海過過運，暫時前往台灣一陣子。

一九四九年七、八月間，吳李玉哥將積存的農作物悉數變賣後，一手拎著包袱裡的銀圓和金條，另一隻手牢牢握住獨子兆賢的手，一腳踏在楓亭鎮霞橋碼頭的接駁小船。回頭時，媳婦兒和出嫁的女兒們，遠遠站在岸邊揮手送行，在她們身後輝映著的是吳李玉哥近五十年從沒踏出過的母土——楓亭鎮。不知是離情依依還是懷了什麼樣的預感，吳李玉哥對於這片再也熟悉不過的景物，看了又看，瞄了又瞄，嘴裡還不忘唸著：等大陸境內的戰事結束、政局都穩定，咱兒們帶去的銀兩也順利在台灣投資發財了，就速速回來……不礙事的，只是數把個月而已……數把個月而已……。



吳李玉哥的家鄉福建莆田楓亭。

女紅營生計

出海後的第三天下午，台灣終於到了！

才剛從船上落地，就聽到耳邊傳來人們陣陣交談的閩南語。「果真像鍾先生說的，雖然和家鄉口音有點不同，但是我們和台灣的語言是相通的！」卸下語言溝通上的擔憂，吳李玉哥和吳兆賢信心增添不少。

但是也有嚇人的事。吳兆賢回憶：「車子啊！哪來這麼多車子開來開去！在家鄉也不過幾輛車。才剛下船，只見台灣馬路上的車，直往我身上開過來。叭！一大聲，嚇得我溜煙跑到樹幹後頭躲起來。」

母子倆牢牢握住手，小心翼翼過街，一路上依照親戚鍾先生的教導，終於順利從靠岸的新竹，搭乘火車來到台北。

吳李玉哥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幫自己和孩子找個落腳處。先是到親戚位於台北市上海路（靠近中山南路、約是現今中正紀念堂林森南路附近）的日式舊

房借住。接著，連忙帶吳兆賢到附近的東門國小註冊。第三件事，則是探尋可以營生的行業。

她東走走、西看看，問了問附近鄰居的意見。後來聽說家鄉的興化細米粉深受台

北當地人的喜愛，是個值得考慮的低風險小吃買賣。吳李玉哥聽了之後，盤算一下獨自擺攤的可能性，並決意試試看。

既然是麵攤小買賣，便得處處講求節省。她一個婦人家，每天早起揀菜、清洗、燒鍋、大炒，再將米粉裝在擔子裡，挑到台北火車站前的廣場販賣。擔子空了，再回家炒一擔來賣，有時生意好，一天得來回好幾趟。而為了買到更便宜的米粉原料，她不辭路遠，特意到三重的商家去購買，一路上還捨不得花錢搭公車，硬是用兩條腿來回步行。

靠著米粉攤和後來加賣的肉羹湯小生意，吳李玉哥薄利多銷，攢下一些積蓄。這段期間，她還挑中愛國東路附近的房子，搬離上海路的親戚家。可是不知是誰走漏了風聲，吳李玉哥手上留有金子的消息被人知道了。果然，一位聞風而至的遠親，央求吳李玉哥貸資幫忙買房。秉著一股對於同鄉族人的信任，吳李玉哥欣然答應相助。但是出乎意料的是，錢入口袋的這位親戚，竟然從此杳如黃鶴。

這下子急壞了吳李玉哥。灰心至極的她，動了回家鄉的念頭。但是再多打聽一番，才知道離鄉也才不過幾個月，國共戰爭早已煙火蔽天，老百姓逃難的逃難，國民軍隊撤退的撤退，哪有家可回？相形之下，台灣反倒是可以穩當生活的地方。

「既然一時之間走不了，那就留下來繼續找出路吧！」吳李玉哥念頭一轉，當下思緒便



吳李玉哥 | 水果攤 | 1965 | 紙·彩墨 | 136×70公分

變得靈活起來。她先是把房子賣了，然後又在南門市場、愛國東路附近，挑選一間有閣樓的木造屋。一樓空間大，加以隔間後，出租給房客。她自己 and 兆賢則住到小閣樓上。

除了固定的房租收入外，吳李玉哥也到南門市場的旗袍店接生意。她的盤扣打得準、花樣挑得美、配色選得雅、活兒作得快，沒一會兒名聲便傳開來。好多店主欣賞她的手藝，莫不登門要求與她長期訂約，採取論件計酬式的高額工資。

憑著少女時期練就起的一手女紅絕活兒，吳李玉哥終能穩定下生計，使她和孩子的衣食獲得溫飽。往後的十年間，日日夜夜的刺繡工作，更是讓她得以脫離初期來台的克難日子，逐步邁向小康生活。



吳李玉哥 | 賣菜 | 1965 | 紙·蠟筆·彩墨 | 39×54公分

而讓她感到寬心不已的是，兒子兆賢身體健康，順利成長，算是破了家鄉算命仙的預言。而且她還發覺兒子非常喜歡畫畫。儘管自己沒進過學堂、受過正式的學校教育，但是吳李玉哥卻懂得重視小孩才能的重要性。對於兒子剛來台灣不久，便主動提出想拜師學畫的念頭，她二話不說馬上掏出學資，要兆賢快快去學便是。

然而就民國四十年間台灣老百姓的一般收入與就業考量來看，放著學校正規課業與升學考試不管，父母親出錢給孩子學畫畫而不是上補習班，根本就是件奢侈且不切實際的作法。就像左鄰右舍說的：「吳太太啊，花錢給孩子學什麼畫啊？」「是啊，甬學畫，浪費辛苦錢啦。叫孩子收起心，每天認真讀書，考個好成績好



剛來台時的吳李玉哥

學校，將來才有出路，賺到銀子啊！」

對於鄰居們的說法，吳李玉哥開始時只是把她們的言詞當成是善意的關心，笑笑不應便罷。但是日子久了、被說的次數多了，她心裡難免起煩，弄不懂鄰居們老說兆賢學畫一事幹

啥？後來，爲了換取耳根清靜，也不想讓一大早拎個畫本、畫筆出外寫生的兆賢，被街坊鄰居投以莫名的眼光，於是吳李玉哥選擇搬家，遷到杭州南路一帶。但是沒想到住沒多久，又來了！鄰居質疑兒子兆賢學畫畫的用處的言詞，又傳到她耳際。再搬吧！這回吳李玉哥挑選上廈門街的獨門獨戶，多了庭院、圍牆，「這下子，鄰居們可管不著我兒子畫畫了吧！」

在這個階段裡，吳李玉哥只是一心想讓兒子兆賢在不受任何流言影響的狀況下，盡情發揮他對於畫畫的熱情，專心追求他對於藝術的理想。一丁點兒也沒想到，自己支持兒子創作的這股意念，竟會演變成日後促成她走向台灣畫壇的重要關鍵。



吳李玉哥 | 果子豐收 | 1975 | 刺繡 | 88×60公分



吳李玉哥 | 採荔枝 | 1975 | 刺繡 | 43×28公分



吳李玉哥 | 新囍(肚兜) | 1935
吳李玉哥為女兒出嫁時所繡的肚兜。



吳李玉哥 | 捕魚 | 1960 | 紙·油彩 | 75×100公分



吳李玉哥 | 農家樂 | 1960 | 紙·油彩 | 75×100公分